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十三
至十五

1 3
849
136



門 3
849
卷 13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四

禮賢 薦賢 召募 訓練

禮賢

夫受闢寄身師律明七德之要居萬夫之長而能忘
公侯之勢下蓬蓽之賤謙謙以自牧孳孳如不及斯
乃見義之勇道存其間耳矧夫倜儻奇士智慮輻湊

德服鄉人名動肉食固宜傾心折節改容倒屣或優以賓客之禮或尊於師友之位欣慕景仰每先置幣勤接推奉乃至解驂周爰諮詢以圖遠馭豈止下辟氣豐肴醴以邀一時之譽者乎

皇瑗宋大夫也取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以

邾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漢韓信為左丞相漢王與兵萬人擊趙信知成安君不用廣武君李左車策遂擊破趙擒趙王歇信乃令軍毋動廣武軍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衛青為大將軍既益尊姊為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

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下音胡家反大將軍

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

反不重邪言能降貴以禮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請以聞朝

廷去疑遇黯加於平日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時楊敞給事幕府為軍司馬光愛厚之

後漢竇融為河西大將軍班彪避地河西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
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求以通人許之
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
未聞莫不嗟服時臧洪與張超起義尊王室及衆散
召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過
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
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
衆

魏鍾會爲大將軍伐蜀蜀蔣琬子斌爲綏武將軍漢
城護軍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
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
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
塋奉祀致敬願告其所在斌荅書曰知惟臭味意眷
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
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
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慄以增情思會得
斌書報加歡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旣降鄧艾
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

蜀董允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人允嘗與尚書

令下之中興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遂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褱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晉周浚爲折衝將軍楊州刺史隨王渾伐吳吳平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吳人悅服初吳之未下也浚在弋陽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而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

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間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庾亮爲平西將軍以范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命爲叅軍汪復叅亮征西將軍轉州別駕爲亮佐使十有餘年甚相欽待

桓溫爲征西大將軍辟謝安爲司馬安旣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幘進其見重如此又溫爲

大司馬時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
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山有瞿劭因以爲
名焉溫嘗往造之旣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
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
銘贊竟卒於山中滔爲溫叅軍溫深加禮接每宴集
之處必命滔同游

桓冲爲車騎將軍聞南陽人劉麟之名請爲長史麟
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
麟之曰使君師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媿於
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語

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共賓冲勅人代麟之
酌酒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
乃退

王敦爲大將軍荊州牧以郭舒爲叅軍轉從事中郎
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又
謝鯤爲敦長史每與畢卓王尼阮枚羊曼桓彝阮孚
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

謝鯤爲領軍將軍時羊欣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
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
論者稱之欣嘗詣鯤鯤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鯤族

子嘉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臣欽若等曰鯁見

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梁沈約為鎮軍時有彭城人劉孺美風彩性通和雖
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為中軍法曹
行參軍約聞其名引為主簿嘗與遊宴賦詩大為約
所嗟賞

曹景宗為鎮軍將軍為人自恃尚勝雖公卿無所推
稱唯蕭獻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
曲躬謙遜

陳王僧辯為征東將軍時許亨為從事中郎時晉安

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亨奉諫辭府僧辯荅曰省
告承有朝授良為德舉卿志操惇深文藝該洽學優
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羈駿足將成頃轡禪輔虛暗期
寄實深既欣游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鳩嘗以增嘆
夕郎之選雖為清顯位以才升固無自媿且卿始云
知命萬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
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殊寧陷
城闔存顧之深荒慙無已又沈禮明為吳興令侯景
將宋子僊據吳興使召禮明委以書記之任禮明固
辭子僊怒命斬之或救獲免子僊愛其才終逼之令

掌書記及子僊爲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禮明又張種有孝行侯景之亂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嘗若在喪及景平僧辯以狀奏聞起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弁爲具葬訖種方卽吉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嗣息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又徐凌爲通直散騎嘗侍奉使於齊齊拘留不遣齊送貞陽侯蕭淵明乃遣凌隨還僧辯初拈境不納淵明復致書皆凌詞也又淵明之入僧辯得凌大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

後魏爾朱榮爲車騎將軍時尖山人侯淵機警有膽畧孝明末年六鎮饑亂淵隨杜維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維周歸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嘗從征伐虜有戰功又賀拔允亦尖山人也初爲積射將軍歸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聞之見允待之甚厚後周李遠初仕魏爲武騎嘗侍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

宇文神舉爲司武大夫時幽州人盧昌期等反神舉討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

于謹爲柱國時王褒仕梁元帝爲左僕射文學優贍當時已被推挹及王師圍江陵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及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謹謹甚禮之

韋孝寬爲總管絳州刺史裴文舉以廉約自守孝寬特相欽重每以談論不覺膝前於席

隋賀若弼平陳之役與蕭摩訶戰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

唐李勣貞觀初爲并州長史時張文瓘舉明經補并州叅軍勣深禮之又李義琰弱冠舉進士累補太原尉勣深禮之

宇文士及爲涼州都督折節禮士涼士服其威惠郭子儀爲關中副元帥乾元中蔣沅爲陸渾監屋咸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沅竭心撫綏所至安輯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戒軍吏曰蔣令清嚴

幹辦供億固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
政

呂崇賁爲河西節度時楊炎釋褐掌書記先時神烏
縣令李大簡因酒辱炎至是與大簡同在使府炎執
縛大簡以鐵鞭鞭之血流于地幾死崇賁愛其才不
之問

李勉歷嶺南滑亳汴宋節度使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
以名士李巡張恭爲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
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酌辭色悽愴論者美之
李抱真爲昭義軍節度使欲招致天下賢雋聞人之

才善必令持貨幣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采者漸
退之

鄭餘慶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辟崔咸於幕中奉如師
友

烏重喬官至橫海軍節度使善待僚佐體分周密曲
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

令狐楚爲河陽懷孟節度使李商隱以所業文干之
年纔及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游楚值天
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

牛僧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劉賁爲從事待如師

友

梁羅紹威爲魏博節度使紹威本雖將家貴居烈士雅好儒術善爲七言詩重宗人隱隱時爲錢塘賓介遣使以叔事之有所編目曰倫江東集竟薦隱除給事中不赴議者笑之

後唐王思同明宗時爲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

晉張廷蘊後唐莊宗時爲帳前步軍都虞侯諸軍濠寨使而性重文士下汝陽日首獲鄆帥載思遣判官

趙鳳許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且言之尋引薦於明宗明宗令送付行臺除鳳翰林學士趙在禮爲晉昌節度使好延士大夫周王饒爲相州節度使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薦賢

周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蓋夫稱善以益國推賢以成務者良臣之業也而况居將帥之任當倚注之重出征入輔安危之所寄干城宿衛心膂之攸託而能博訪遺逸咨求髦彥薦之天子揚於王庭使其飛

聲垂光經物集事成賓門穆穆之美致思皇濟濟之
盛此其佐佑王室丹青神化不亦多乎哉漢氏而下
比比而有皆足以激昂風烈聳勸來者自非同聲之
相應善人之舉類亦安能及是哉

漢夏侯嬰封滕公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
帝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帝召見薛
公言布形勢帝善之封薛公千戶

衛青為大將軍滅宣以佐史給事河東守青使買

河東有克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於武帝徵為

事辦

張世安為衛將軍蘇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

與音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安世薦武明習

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

詔官者署少府屬官有官者令丞以其署親迎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

右曹典屬國

蕭望之為前將軍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時劉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
忠直明經有待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
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王鳳為大將軍元帝時陳咸為石顯奏髡為城旦成

帝初卽位鳳以咸前指言石顯短有忠直節奏請咸
補長史又薛宣爲宛句令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
治果有名

後漢鄧禹爲大將軍時吳漢歸光武於廣河拜偏將
軍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禹及諸將
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相親信嘗居門下光
武將發幽州兵夜召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
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卽拜漢大將
軍持節北發十都突騎光武行至信都以鉞期爲禪
將與傅寬呂宴俱屬禹徇傍縣禹以期爲能獨拜偏

將軍授兵二千人寬宴各數百人還言其將光武甚

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攻授樂陽橐肥纍

樂陽縣各屬嘗

山郡今鎮州藁城縣故城在縣西肥纍故肥子國也漢以爲縣故縣在今藁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及

禹西征關中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
謀乃表爲偏將軍後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
朱鮪等盛兵據雒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濶於
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鄧禹曰昔高祖任蕭
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
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進雒陽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此非予莫可使也

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弓里戍光武時爲騎都尉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時溫序仕州從事戍見奇之上疏薦焉徵爲侍御史

鄧騭爲大將軍時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騭舉前侍中魯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

梁商爲大將軍疾篤順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何進爲大將軍廣漢董扶少游太學學圖讖還家講

授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召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卽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而重之又公車徵荀爽爲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段熲爲破羌將軍表言樊志張旣有梓慎焦董之識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嘗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

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克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
副朝廷從之以與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
將及與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

魏玉朗爲將軍時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于禁附從
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朗朗異
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

張郃河間鄭人也太祖時爲征西車騎將軍雖武將
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明經行修詔曰昔祭遵
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
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令擢湛爲博士

夏侯獻爲中領軍時公孫淵斬孫權始復歸魏帝將
遣使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
挾兩端旣恃險阻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
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
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貌與淵爲仇並爲寇鈔今
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
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
駸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
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五百疋
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畱妻子身奉使命

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効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嘗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爲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麗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陀亦無以遠過也若進遠路不宜釋騏驎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

桓範爲中領軍表薦尚書徐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

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畧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宜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

趙儼爲驃騎將軍正始中胡昭養志不仕以經籍自娛儼與尚書黃休郭彞散騎常侍荀凱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蜀諸葛亮後主建興初封武鄉侯三年春率衆南征其秋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注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而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

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良死節之士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

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終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不
 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
 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
 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
 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
 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吳周瑜為偏將軍還江陵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
 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
 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
 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
 瑜瑜隕路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病困與大
 帝踐曰瑜以凡才昔受討
 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
 策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思賴威靈謂若在
 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日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
 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

矣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輸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采瑜死不朽矣察此賤與本傳所載音旨雖同其辭微異耳 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

呂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屯陸口將圖關羽稱疾詣建業陸遜屯蕪湖往見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

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大帝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大帝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

全琮爲衛將軍陳熾少有志操能計筭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晉羅憲仕蜀爲巴東太守劉禪降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嘗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

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卽皆敘用咸顯於世

王胡之爲北平將軍司州刺史初任吳興郡州郡人沈勁父克與王敦構逆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胡之深異之及遷將軍將鎮維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剪荆棘奉宣國恩艱難多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俯事者見人

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克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

庾亮爲征西將軍秘書郎王羲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

宋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白太祖稱沈慶之忠謹曉兵帝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

吳喜爲輔國將軍劉休爲其府錄事參軍喜稱休才進之明帝得在左右

後魏穆亮爲仇池鎮將氏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

征伐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上為廣業
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為侍中尚書左僕射
慕容白曜為征南將軍叅軍韓麒麟美姿容善騎射
白曜進攻外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
諫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
將軍與房法壽為冀州刺史

元乂為領軍李志為輔國將軍志博學有才幹所在
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又舉志才任撫綏擢為
南荊州刺史

蕭寶寅為開府西道行臺權景宣天水顯親人也少
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寶寅見而奇之
表為輕車將軍

北齊趙郡公琛為大將時崔季舒年十七為州主簿
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
官郎吏

後周獨孤信為驃騎大將軍於維陽被圍賀若敦彎
弓三石箭不虛發信大奇之乃言於太祖太祖異之
引置麾下授都督

王思政為并州刺史鎮王壁太祖命舉代已者思政
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

城時論稱其知人

唐李勣武德初爲武侯大將軍後遷左監門大將軍
時張亮爲簡較定州別駕勣數薦亮於太宗房玄齡
亦言之如是引爲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
劉仁願爲熊津都督旣破百濟餘衆仁願至京師高
宗謂曰卿在海東前後請奏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
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皆是劉仁軌之詞非臣所
及也帝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
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資其妻子遣使璽書勉之
仁軌坐事除名配軍效力至是復用上官儀謂人曰

劉仁軌雖遭削黜而能盡其忠劉仁願秉節制而能
推其賢可謂皆君子也

令狐彰爲義成軍節度使臨終舉能自代表曰伏見
吏部尙書劉宴工部尙書李勉智識忠貞堪委大事
伏願陛下速令簡較上副聖心以勉代之

李晟爲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京畿渭北鄜
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旣平朱泚表舉守節不爲泚所
迫脅者程鎮之劉迺蔣沅趙驛薛岌等數十人
李峴爲江陵節度使監察御史嚴郢坐按甲秦芝事
貶建州後徵復舊官道由江陵峴乃署奏行軍司馬

兼領留府

劉總爲幽州節度使頻獻表章請出家爲僧分割當
管土地又以張弘靖嘗節制河東以和易爲理河東
與幽州接壤素聞其風河朔之人久苦暴虐總思有
以寬濟之遂舉弘靖自代詔從之

梁張漢傑爲控鶴指揮使薊門人陳乂少好學善屬
文因避亂客於浮陽轉移於大梁漢傑延於私邸表
授太子舍人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會魏王征蜀崇韜爲副將發
上疏曰陛下委臣以戎事仗將士之忠孝憑陛下之

威靈鼓行而西庶幾集事如蜀川平定陛下擇帥繼
臨以臣料之信厚善謀事君有禮則北京副留守孟
知祥有焉願陛下使之爲帥如臣出征之後宰輔關
人則鄴都副留守張憲有披荆草昧之勞爲人謹重
而多識其次則吏部尚書李琪御史中丞崔居儉皆
中朝士族富有文學陛下擇才相之臣亦無敢謬舉
餘則臣所不知如盛德以非類交與而大亂遂具
不召募
昔周作井田兵賦是出甲卒之數備存等威蓋天子
有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其制

也其後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亦皆出於簡練焉經界既壞兵農異制尺籍伍符非用古道故漢氏而下或召募壯勇以備戎行至乃乘四方之叛渙因羣寇之充斥或整旅以拒敵或交兵而決勝繇是選求驍果申之勸賞以至取夷落之義從收山澤之亡命備諸牙爪克乎伍列推誠信以深結勵精悍而無前咸可以供時使而盡其死力者矣

漢陳立爲牂牁太守夜郎王興妻父翁指興子邪務反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之

後漢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

程汎將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闢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不利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太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摧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何進爲大將軍遣張遼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又遣上軍校尉蹇碩司馬張楊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畱上黨擊山賊

魏程昱漢末爲振威將軍太祖討袁氏昱乃收山澤
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
袁尙譚尙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曹洪從太祖討董卓爲卓將徐榮所敗還奔譙洪與
揚州刺史陳溫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
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與數千人與太祖會龍
亢部大風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
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簡制無逃
竄者

吳凌統爲偏將軍統以山中人尙多壯悍可以威恩
誘也太帝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
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
全琮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
得精兵萬餘人出牛渚
晉馬隆泰始中爲司馬督時梁州爲虜所沒武帝曰
誰能爲我討此虜乎隆曰臣能平之臣請募勇士三
千人鼓行而西虜何足滅哉帝許之隆募限腰引弩
三十六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
是矣

祖逖元帝爲晉王時自軍諮祭酒拜奮威將軍務州
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
本流徒部曲百餘家渡江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
二千餘人而後進
桓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
史假節鎮襄陽石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庾亮鎮
荊州遣司馬王衍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
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
馬賊解圍退走
謝玄爲前將軍鎮廣陵符堅方盛玄多募勁勇劉牢

之與東海何謙瑯琊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
河田維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

南齊劉道隆爲梁州刺史與義陽王征北參軍垣崇
祖同行使還下邳召募

後魏王肅初自齊歸於道武爲輔國將軍長史時詔
討齊於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
加嘗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
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卽優授於是假肅節
行平南將軍東臨太守肅募士千餘人濟水東
蕭寶寅爲鎮東將軍配兵一萬據東城又任其募天

下壯勇得數千人
 唐景宣初為東郡太守建義元年為持節都督於東
 郡召募僑奮之民三千人渡河隨便為柵淮望臺軍
 李瑒為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以瑒為統軍假寧
 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
 傾家賑恤率之西討
 楊椿為左衛將軍兼尚書右僕射馳驛詣并肆賣絹
 三萬疋募召常朔流民揀克軍士後為雍州刺史於
 時蕭寶寅等兵敗涇岐及函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
 復國有椿乃鳩募內外得七十餘人遣兄子錄事叅

軍保率以防禦

爾朱榮為直寢遊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
 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

薛循義初為北海王顥統軍時有詔能募得二千人
 者用為別將於是循義還河東仍歷平陽弘農諸郡
 合得七十餘人即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

北齊高昂初仕魏為直閣將軍昂以寇難尚繁非一
 夫所任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
 信都起義

隋崔弘度初仕周為上大將軍及尉迥作亂以弘度

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爲別隊所當無不披靡

李子雄爲廣州刺史煬帝時漢王諒作亂帝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乃遣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人

唐王長諧隋末從太宗舉義平西河郡遂爲太守召募得數千人與大軍西會以爲右一統軍從破宋老生進授光祿大夫

封嘗清爲伊西節度使天寶末入朝會安祿山反嘗清奏曰祿山領兗徒十萬徑犯中原太平斯久民不

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闕下玄宗方憂壯其言翌日以嘗清爲范陽節度使俾募兵東討其日嘗清乘驛赴東京召募旬日得六萬傭保市井之流

李抱真大曆末爲澤潞留後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乃集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才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

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兵
得成卒二萬既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兵甲爲戰具
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寇諸軍皆畏其威
自志貞建中末爲神策軍使德宗將討李希烈乃募
兵京師以志貞爲之使於是郭子儀壻端王傅吳仲
孺家財累巨萬以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遣
其子率奴馬以應募德宗善從之超授其子五品官
由是志貞請令故節度都團練觀察使并嘗爲是官
者家出男子馬奴備戎裝以討希烈各與其勇官豪
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由是京師人心震

搖不保家室

嚴礪元和初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奏當軍將士請其
置一萬二千其數內二千三百八十六人新加從之
呂元膺元和中爲東都防禦使請募置山河子弟以
衛宮城東畿西南瀕鄧虢山谷曠而多麋及猛獸人
人習射獵而不利耕蠶春夏以其族黨遷徙無嘗處
俗呼爲山棚前畱守權德輿知其可縻而用將請之
會詔徵還故元膺繼請焉
李聽長慶初爲靈監節度使奏請於淮南忠武武寧
軍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賜月糧等於當道自召一

千五百人馬軍驍勇者以備戎狄每五千人為一社
 每一馬死共補之使其永無缺減從之
 王承元太和中為鳳翔節度使奏當軍應管兵三萬
 人內軍一千五百騎今更添置一千五百騎請度支
 給衣糧草料
 王智興太和中為徐州節度使奏請新招子弟一千
 八百人衣糧
 崔裔天復中同平章事奏六軍十二衛名額空存實
 無兵士京師侍衛亦籍親軍請每軍重召募一千五
 百人共置六千六百人從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

兆尹鄭元規立格招收於市

朱瑾為兗州節度使募驍勇數百人點雙鴈於其頰
 立為鴈子都

後唐安重榮為鄭州巡簡清泰元年上言召募騎軍
 五千人自出鎧馬從之

漢孫方諫為定州節度使上言所部屯兵數少欲召
 募牙兵千人乞度支給衣糧

禮曰孟秋天子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俊傑以申嚴
 武備之謂也必在蒐乘補卒鞠旅陳師既節制之有

聞故號令而無失握兵之要勵衆之權何莫由斯道者也

子文楚大夫也魯僖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

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蔣子玉爲令

尹蔣楚故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漢李陵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

備胡

蜀諸葛亮爲丞相後主建興十年亮教兵講武

吳呂蒙爲別部司馬大帝料諸少將兵少而用薄者

欲并合之蒙陰賂費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

赫然兵人練習大帝見之大悅增其兵

晉周訪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練兵簡卒

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雒之志

梁夏侯夔爲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有部曲萬人馬

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

北齊唐邕爲護軍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一月

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弊奏請每月兩圍武成從之

唐馬燧代宗大曆末爲河東節度使是時鮑訪自百

井敗軍之後兵馬寡弱騎士少燧乃悉召將吏牧馬

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以狻猊象刺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軍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陳教其進退

李觀為四鎮北廷行營徑原節度使在鎮四年雖有拓境之績訓卒儲糧亦稱寧輯

段佺為涇原節度使練兵保邊亦為西蕃畏憚

高崇文為長武軍使積穀練兵軍聲大振順宗永貞元年冬劍南劉闢阻兵詔崇文為左神策行營節度

使統諸鎮兵以討之崇文在長武訓卒五千嘗若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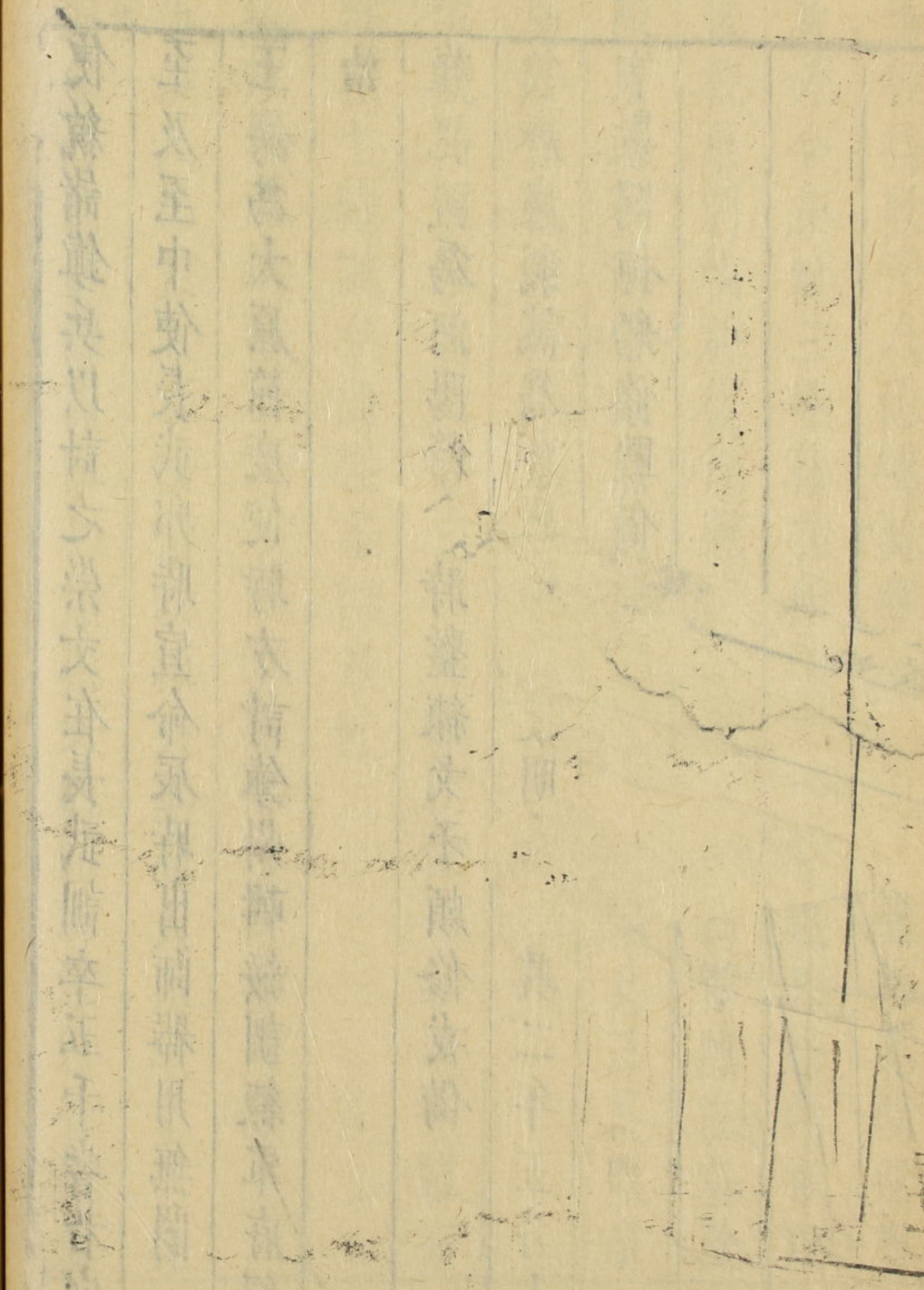
至及至中使長武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器用無闕

王鐸為太原節度使時方討鎮州輯綏訓練軍府稱

治

崔孔禮為河陽節度時整練戈矛頗修戎備

後唐康義誠為襄州節度使明宗長興二年五月上言數闕棹船修戰備也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赴援

兵者所以拯衰弱遏強暴本於仁義濟以威武者也
 至若同盟相恤善鄰為寶救災而赴其急哀敗而圖
 其存蓋春秋之善志也若夫締構之始艱虞之會豪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三

傑競起雄雌未分干戈日尋急難必赴其或勤王之舉戮力而同濟至乃專征之重整旅而相應咸能釋其倒懸之望援其累卵之危摧猛敵以遏寇虐驅點虜以寧疆場戎昭克振戰功以成斯古人所謂輔車之形犄角之勢腹背為助表裏胥協畏簡書而一志方可以決勝者哉

郤克晉大夫也魯成公二年春齊侯伐魯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郤克將中軍士燮佐土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軍且道之季文子帥師

會之及衛地

孟獻子魯大夫也成公十八年十一月楚子重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士魴來乞師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村謀救宋也
 陳成子齊大夫也魯哀公二十七年晉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成子乃救鄭及囂舒齊地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敢救者已

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
名爲救趙實持兩端無忌用侯嬴計奪晉鄙兵符及
朱亥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下令軍中選兵八
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宋義楚懷王時爲上將秦將王離之圍趙數請救懷
王以義及次將項羽末將范增北救趙
田都齊將也秦二世三年十月秦將章邯圍趙於鉅
鹿都從項羽共救趙

田安齊王建之孫也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從項羽救
趙

漢韓信爲大將軍既定趙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
國楚數使竒兵渡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

後漢鄭衆明帝時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
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
師圍戊巳較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牽招明帝時爲鴈門太守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
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
欲赴救豫并州以嘗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
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竝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
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檄到豫軍踴躍又

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

耿恭爲戊巳較尉北匈奴圍恭於疏勒城關寵於柳中城章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燉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因請迎恭諸

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較尉耳城中皆衛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耿夔安帝延光中爲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較尉徐嘗於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

蓋勳爲漢長史靈帝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涼州刺史左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

丹序 趙援
從事辛會孔嘗俱之河陽及昌檄到會等疑不肯赴
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
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勲卽率兵救昌到乃請讓
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口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
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呂布爲徐州刺史遣劉備屯小沛時袁術遣將紀靈
等步騎二萬攻劉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
嘗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
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
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

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
共飲食布請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
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
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
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畱決鬪布舉方射戟正中小支
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飲會然後各罷
劉表漢末爲荊州牧時曹公征張繡荀攸言於曹公
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遠軍仰食於表表不
能供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
其勢必相救曹公不從遂進軍至穰繡戰急表果救

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矣
袁術初爲左將軍術求婚於呂布布不從術怒之及
曹公圍布於下邳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
不與我女理當自敗何爲復來相聞耶汜楷曰明上
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
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
不遣兵救也以縣纏女身縛着馬上夜自送女出與
術與曹公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李通爲振威將軍曹公討張繡劉表遣兵助繡曹公
軍不利通將兵夜詣曹公曹公得以復戰通爲先登

大破繡軍

吳周瑜大帝時爲前部大督敗曹公於赤壁曹公留
曹仁守江陵城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
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
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畱凌統以守其後
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旣解乃渡屯北岨克期大戰瑜
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
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按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繇
是遂退

諸葛瑾爲左將軍督公安時魏曹真夏侯尚等圍朱

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弘
緩推遷里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大帝
以此聖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
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爲功
魏胡質太祖時爲荊州刺史振威將軍吳將朱然圍
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追質曰樊
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
臨圍城中乃安

夏侯儒爲征南將軍吳將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
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寨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
吹鼓導從去然六七里翔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
數如是月餘司馬宣王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爲
怯或以爲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
爲太僕

張旣爲雍州刺史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
屬雍州司馬文王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
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酒泉黃華西平麴演
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羗較尉薊則
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旣進爵都鄉侯

賈逵爲建威將軍太和二年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

詔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
宜向東關大司馬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
五將山休便表集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達與休
合進達度賊竝軍皖城休深入必敗乃部署諸將水
陸竝進行二百里知休戰敗吳大帝遣兵斷夾石諸
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
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
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
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雖兵多
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達軍遂退
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

陳泰齊王嘉平中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雍
州刺史王經與蜀將姜維戰大敗還保狄道城維乘
勝圍狄道泰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與維交
戰維退城中將士得出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
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
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
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
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
葛亮嘗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

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
朱異為前部督廢帝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歸命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孫繼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異至自夏口繼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

晉安平王獻王孚初仕魏為太尉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鎮東都督毋丘儉與文欽禦之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

丁紹為廣平太守南陽王模為中郎將鎮鄴惠帝永

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

模左右謀應之紹率眾救模范陽王攄又遣兗州刺

史荀晞援之藩等散走又云紹初為廣平太守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

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為立碑

王浚懷帝永嘉中為大司馬石勒陷襄城遂至宛浚

遣鮮卑文鴛帥騎救宛勒退

陳川為遂陂塢主元帝時祖逖以奮威將軍北討屯

兵太丘樊雅遣眾夜襲逖遂入壘按戟大呼直趣逖

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

逖率眾追討而張平餘眾助雅攻逖川自號寧朔將

軍陳雷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州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逖討諸屯塢未附者

李矩爲冠軍將軍令趙固守雒後數月劉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岍分遣雅生攻趙固於雒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雒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旣而誦等奄至十道

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敗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船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步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毛寶明帝時爲廬江太守祖約遣祖煥桓撫襲淦口陶侃使寶拒之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

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為煇撫所破寶中箭貫髀敵鞍使人射殺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煇撫亦退

朱序孝武時為征虜將軍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鎮襄陽東羌較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璽失巴西三郡眾寡力弱告急於序遣將軍皇甫貞率眾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

桓豁為荊州刺史符堅將王猛楊安攻南鄉豁救之師次新野而猛安退

郗恢為雍州刺史鎮襄陽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為河南太守戍維陽姚萇遣其子畧攻胡城及土維又使其將楊佛嵩圍維陽恢遣建武將軍率恭靜救維陽梁州刺史五正裔率眾出子午谷以為聲援畧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

石元良為西安太守時呂纂討郭縻纂大敗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擊縻軍破之遂入于姑臧宋申恬文帝元嘉中為通直散騎時魏軍南寇青州

遣怙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怙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閎閉城拒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怙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

垣護之爲宣威將軍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魏軍救至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魏軍悉已牽之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鑿三重斷河欲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鑿以長柯斧斷之魏軍不能禁止失一舸餘舸並全

南齊崔慧景爲輔國將軍南郡內史太祖建元元年元魏南侵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

蕭宏爲太子舍人時蕭懿鎮梁州爲魏所圍明帝給宏精兵千人遣爲援未至魏軍退
梁曹景宗爲右衛將軍天監五年魏中山王英寇鍾

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率衆赴援豫州
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六年春大破魏軍
安成康王秀天監七年爲荊州刺史號安西將軍是
歲魏懸瓠城民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
馬僊琕時琕往荊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
彼待我而爲援援貴急速待勅雖舊非應急也卽遣
兵赴之

始興忠武王憺天監九年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時
魏襲巴西圍南安太守嘗季珪堅固守憺遣軍救之
魏人退軍所收器械甚衆

蘭欽爲南梁北秦沙四州都督移衡州刺史未及赴
職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
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城斬首三十餘
紹獻奔追入斜谷斬獲畧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
二千匹請結鄰好詔加散騎嘗侍進號仁威將軍增
封五百戶仍令赴職

裴之高爲雄信將軍侯景之亂南豫州刺史鄱陽嗣
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
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船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
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

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
帝遣蕭惠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
陳黃法氈爲信武將軍高州刺史高祖永定二年王
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頊攻周迪具謀取法氈法氈
率兵援迪擒孝頊等三將

熊曇朗爲宜新豫章太守時王琳遣李孝欽余孝頊
於臨川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

陸子隆爲明威將軍廬陵太守周迪引陳寶應復出
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子隆隨昭達
踰東嶺討寶應軍至建安以子隆監郡寶應據建

安之潮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
與賊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聞之率兵來救大破賊
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

後魏許謙初爲左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
來寇也道武使謙生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
來援道武命謙爲書以遺佛嵩曰夫仗順以剪逆乘
義而攻昧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
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誅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
望尅赴將軍據方召之任總羆虎之師事與機會今
其時也今此而舉役不載駕千載之勲一朝可立然

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闕內侯

來大千爲嘗侍從大武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爲賊所擊大千馳救賊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尋遷征北大將軍

尉元爲冠軍將軍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獻文以元爲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磔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率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三千據呂梁

散騎郎張弘領卒二千守桀黃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問李粲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

孔伯恭爲散騎嘗侍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上表請援高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下邳賊將周覲聞伯恭等攻而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慕容白曜爲征南大將軍宋遣其將吳禧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尉元表請濟師獻文詔白曜赴之白曜

形序元龜 赴援 卷之四十一
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禧公退白曜因
停瑕丘

奚康生爲中堅將軍時南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
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術並
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啟告孝文勅遣康生馳往赴
援一戰大破之

傅永爲揚武將軍汝陰鍾將宣武景明初齊將陳伯
之侵逼壽春沿淮爲寇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術
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
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永總

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
千餘里牽船上汝南岍以水牛挽之直南趣陰下船
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
壽春城下勰術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
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譟永曰比望已久恐
雒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
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
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並勢以擊伯之
頗有尅捷

宇文福景明中爲太僕少卿梁將寇邊假節征虜將

軍領兵出三關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豫州刺史田蓋宗共相影援綏遏蠻楚

張普惠孝明時爲尚書左丞明梁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刺史長孫雉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梁人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渡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辛纂爲諫議大夫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時梁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率衆赴援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唯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

淳于誕爲羽林監梁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爲統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

崔孝芬爲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爲徐兗行臺莊帝建義初太山大守羊侃據郡反遠引梁兵圍逼兗州徐孝芬散騎嘗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餘悉平定北齊司馬子如爲高祖大行臺郎中郭榮之亂相州孤危爾朱榮遣子如闚行入鄴助加防守叱列平爲開府陳人攻圍廣陵詔平統河南諸軍赴

援陳人退乃還

後周韋祐字法保初仕魏孝武爲右將軍及廣寧刺史李長壽被侯景所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維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無所恨也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法保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合兵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

祖遣法保與延孫率衆入朝賞勞甚厚

宗猷閔帝時爲梁州都督時利州刺史崔士謙被寇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

趙昶爲武州刺史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果等請昶爲援遣使報果爲周貢黨樊復興等知昶將至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

扶猛爲羅州刺史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猛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爲羅州刺史

王軌高祖時爲上大將軍陳將樊明徽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頗與戰不利乃還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徽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徽知之大懼乃破堰而退與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濶水勢亦

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徽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被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李遷哲天和三年爲大將軍率兵鎮襄陽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王蕭歸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相及遷哲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兵助之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州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止北水又募驍勇

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民家
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
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于
城西堞以登梯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
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
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隋李徽高祖時爲衛王長史與李元討突厥沙鉢畧
畧遂降以功加上大將軍未幾沙鉢畧又爲阿拔所
侵上疏請援以徽爲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
拔聞而遁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朔

寇封安道郡公

衛玄爲刑部尙書煬帝幸遼東玄與代王留守京師
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
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旣出潼
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趨河
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此計豎子所及於是鼓行
而進旣度函谷卒如所量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
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
邙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遁玄遣
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麗玉先鋒追之及于

閩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

張須陁大業中為齊郡丞時賊帥秦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之大破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

唐劉弘基為右驍衛大將軍高祖武德二年五月王世克侵西濟州遣弘基援之

契苾何力為左領軍將軍太宗貞觀中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鈞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鈞率騎先行為賊所攻兄弟皆中鎗墜馬徒步而鬪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鈞兄弟繇是獲免

高賢為安西都護行軍總管高宗龍朔中率兵救援于闐

李勣為司空乾封中伐高麗裨將郭待封以水軍別道赴平壤城又遣別帥馮師本齋軍糧舟行以為之援師本中路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追之乃作離合詩以遺勣勣不達其意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為必斬以徇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白勣曰此離合文也勣始悟即日

遣偏軍持糧伏以援之待封遂濟海
王方翼爲安西都護永隆中突厥車薄反叛圍守月
城方翼引兵救之至伊麗河而賊衆來拒繼擊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

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使肅宗乾元元年冬司徒郭子
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以千人渡河援之

李晟爲都知兵馬使代宗大曆五年涇原節度使馬
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
於亂兵後德宗卽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在
京師三川皆恐詔晟將神策軍五百救援晟乃踰漏

天攻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虜首千餘
級虜乃引去

張孝忠爲易定節度時朱滔侵逼詔神策行營兵馬
使李晟中官竇文場以衆援之孝忠與晟戮力同心
竟全易定二州

李納爲淄青節度使建中四年李希烈攻圍陳州納
遣大將軍李克信李欽遙將兵救之與諸軍奮擊大
破之因解陳州之圍加簡較司空實封五百戶
李觀爲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貞元初平涼之會渾
瑊旣無戎備觀伺知狡謀潛擇精兵五千要伏儉道

及城道歸賴觀游軍及李元諒之師表裏以免
王鞞爲河東節度使憲宗元和九年振武軍衆逐節
度使李進賢以張勣代之錮遣兵五千會煦於善羊
冊謀入煦也

李光顏爲忠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二年討淮西時裴
度計築赫連城於沱口未畢役度帥賓從往觀之導
騎將及城門左右曰五溝賊至言未訖賊已突來哮
虓爭進城震壞者十餘板注弩挺刃勢將及度賴光
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先慮其來使田布以騎
二百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方得入城布又先
扼其溝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隨壓而死者千餘
人是日非光顏之救度幾陷

李聽爲滑州節度使文宗太和三年討滄州李同捷
魏博行營都將并志沼潛結滄鎮回軍攻魏博節度
使史憲誠以急上聞詔聽以兵援之遂大破志沼志
沼奔鎮州聽遂凱旋

田布弘正之子統魏之偏師會諸軍討淮西裴度嘗
觀諸軍城沱口賊將董重質領驍騎突至度甚危蹙
布領騎三百馳救之俄而諸軍繼至獲免

李繼密知興元軍府事昭宗景福二年正月鳳翔李

茂貞奏以繼密率本軍赴援梓州
梁張存敬爲右騎都將唐光啟中李罕之會晉軍圍
張宗奭於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
存敬引騎軍先犯虜騎諸軍翼之虜騎大敗乃解河
橋之圍

牛存節爲宣義軍小將唐文德元年夏李罕之以并
軍圍張宗奭於河陽太祖遣存節率軍赴之屬歲歉
餼餽不至村民有儲乾糶者存節以器用錢帛易之
以給軍食大破賊於沮河罕之引衆北走存節後爲
宿州刺史淮賊大至彭城存節乃以部下兵夜發直

趣彭門淮人訝其神速震恐而退諸將服其智識開
平二年王師敗於上黨晉人乘勝迫澤州城將陷河
南畱守張全義召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隴武羽林
等軍往應接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
也雖不奉詔旨然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時晉人新勝
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御枚夜至澤州晉軍焚營
而退
葛從周爲兗州畱後唐光化元年正月淮南楊行密
舉奉天之師寇徐州幽州劉仁恭又舉十萬衆攻陷
具郡從周自山東馳救魏壁入上萬歲亭下遲明燕

人突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綸李暉馬言駟五六百人出壁外謂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下柵闔焉與德綸等殊死戰燕人大劔擒其將薛突厥王郃郎等翌日乘勢統諸將張存敬齊奉國程暉等連破八寨襲至臨清擁其師于御河溺死甚衆恭走滄州

范居實為左神勇軍使開平元年命居實統軍以解澤州之圍

楊師厚為潞州營都招討使時晉王與周德威丁會符存審等以大衆攻晉州甚急太祖遣師厚帥兵援

之軍至絳州晉軍扼蒙坑之險師厚整衆而前晉人乃微圍而遁

康懷英開平三年為陝州節度使西路行營副招討使逆將劉知俊叛入鳳翔宋文通地福不能容遂藉兵知俊以窺靈武且圖牧擾之利韓遜馳驛告急乃命懷英率諸軍逼邠寧以緩朔方之寇知俊不果入懷英使奏十二月二十八日逆賊劉知俊自靈武抽回取涇州路入鳳翔王檀為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上景仁與晉人戰於栢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餘

衆爲虜騎所追檀戒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

李振爲天雄軍節度副使乾化元年二月戊午晉軍圍魏州軍於南門庚申振與杜廷隱等自楊劉口偷路夜入鄴城晉軍乃解圍而退

寇彥卿末帝貞明初授鄧州節度使會淮人圍安陸彥卿奉詔領兵解圍大破淮賊而回

後唐李嗣昭少從武皇征伐精練軍機唐乾寧初王珂王珙爭帥河中珙引陝州之軍攻珂珂求救於宣皇乃令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於猗氏獲賊將李璠

等四年改衙內都將復援河中敗汴軍於胡辟堡擒

汴將滑禮

史儼爲武皇帳中親將乾寧中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兗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兗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十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爲之披靡

周德威爲晉陽衙將天祐三年幽州求援德威與李嗣昭合燕軍五萬攻潞州降丁會明年正月授德威簡較太保代州刺史督內外衙蕃漢馬步諸軍六月梁將李思安寇潞州丁夾城以絕援軍武皇以德威

為行營都指揮使應援潞州二年之間大小百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橫碾距潞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於三垂岡翌日直趨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莊宗南伐德威聞劉鄩西寇晉陽自幽州帥騎千人赴援至土門聞賊東下信宿至南營知劉鄩在京城其夜選十餘騎逼賊營擒賊斥候者詰其軍所向因斷其腕令還賊見之大駭遲明德威畧賊營而過至於臨清劉鄩起軍駐貝州德威帥前鋒設伏於河上詰旦獲十餘騎而還時帝出師屯于

博州劉鄩軍營堂邑德威自臨清率騎五百人赴堂邑賊聞德威之來乃伏兵桑下德威不之察摩壘挑戰俘斬百餘級而還賊自桑間歛起衆軍大駭德威控弦接戰數十合既而賊軍大至德威稍却且戰且行與賊轉鬪五十餘里會日暮兵解

李嗣本唐光化中累歷右職天祐四年李思安寇潞州築夾城從周德威將兵赴援擒生斬將歲中數千討五年破夾城

張承業為莊宗監軍天祐五年六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會西川王建之師五萬攻長安汴將同州

刺史劉知俊偽西京尹王重師以兵逆戰於漢谷邠岐不科而退時岐州會兵於我莊宗及承業會之李嗣肱爲三城巡檢知衙門內事天祐七年周德威援靈夏党項阻道音驛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應援德威與党項轉戰千里合德威軍李存審爲蕃漢總管副使天祐八年存審以三千騎屯趙州九年梁人攻脩縣又與史建瑭赴援下博梁人驚亂燒營而去

李紹衡爲周德威騎將天祐十年正月乙巳梁將楊師厚劉守奇率邢洛魏博徐兗汴滑之衆十萬大掠鎮冀師厚自邢州栢鄉攻王門逼趙州庚戌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士子史建瑭自趙州領騎五百入鎮州是日王德明亦自西山入師厚知其有備自九門軍於下博劉守奇以一軍自貝州入掠冀州衡水阜城與師厚會所在焚蕩廬舍驅虜人物陷下博城我趙州戍將李存審史建瑭兵寡不敵周德威令紹衡會存審徵鎮州大將王德明兵同襲賊乙丑王鎔遣使告急於德威分兵赴援師厚守奇自弓高渡御河而東寇滄州張方進懼請歸河南師厚表爲青州節度使以劉守奇代之而旋

右嘉才爲李嗣昭騎將天祐十三年梁將劉鄩既敗據滑州梁王召之不至是月梁遣別將王檀率衆五萬自河中入陰地寇我晉陽昭義李嗣昭遣嘉才率騎二百赴援賊方至營壘未成城中有故將安金全率驍騎夜出薄之賊衆大潰俘斬而還賊人自是膽破

李建及爲魏博內外衛都將天祐十六年汴將賀懷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竿維之扼斷津路師不得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

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畧刻時禱船滿河流矢雨集建極披重鎧執稍呼曰豈有限一衣帶水縱賊如北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窄又令上流具甕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煙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入南城賀懷解圍而去

李存賢爲慈州刺史天祐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率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蒲人大恐咸欲歸汴或間於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於汴存賢曰吾奉命援河中死王事固其所

也汴軍退以功加簡較司空
 李嗣恩年十五能騎射事武皇帳下以戰功為馬軍
 都尉救應河府賊出不備彎弧盪寇應弦斃者甚眾
 稍中其口酣戰未解及退莊宗親撫其傷深加慰勉
 石君立為李嗣昭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逼晉陽也
 城中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陴保守不完時莊宗
 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
 自上黨朝發暮至王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
 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
 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殺於外

遲明梁軍敗走

晉張彥珂為副都指揮使高祖天德七年二月同州
 奏鄜延州書報勾抽兵士同共殺戮逆黨已差彥珂
 部領兵士八百人赴之
 周廣友為鄜州衙內都指揮使天福七年二月鄜州
 周密奏差男廣友部領馬步兵士二百人往延州救
 應殺戮逆黨却回到州
 漢史弘肇為許州節度使克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
 王守恩以上黨求附虜主命大將耿崇美率眾登大
 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弘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

退去
 李彥從為左飛龍使鎮州逐虜之際請兵于朝廷高祖令彥從率軍赴之
 郭瓊為沂州刺史隱帝乾祐三年密州刺史王萬啟奏奉詔領兵入海州界至秋水鎮俘掠焚蕩更請益兵詔瓊卒禁軍赴之
 陳思讓為淄州刺史乾祐末湖南上言朗州馬希萼引五谿蠻及淮南洪州軍來攻當道望量差兵士於淮境牽引帝遣思讓令領軍入淮南界以便益進用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繆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六

傳檄一

三代而上重乎文告春秋之際尚乎辭令其後司戎旅而專討伐者乃有馳檄版飛羽書以暴揚其過惡張皇其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壞亦乃諭以去

就之理陳夫逆順之狀俾之改圖易轍轉禍為福開
其自新之路成乎不戰之績蓋以信可布遐邇誕告士
民使其知其不獲已而用兵非無名而曠武者矣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燕將攻下聊城
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

田單攻聊城 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
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奪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
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

名威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
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
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
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
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
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
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
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果腹以十

萬之衆五折於外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里之國被圍於道

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

公又以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豈翟之守也食人

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罷已見於天下

矣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

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

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王以制羣臣下養

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

漢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平陶衛世世稱孤

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

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

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

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

者世主不臣鄉里不道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

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

與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况世俗乎故管子

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洽不恥不死公

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

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

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勿頸

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站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恐立終身之名棄忿憤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敵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

與人亦我寧自亦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漢翟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子嚴鄉侯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

後漢隗囂字季孟王莽末季父崔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推囂爲上將軍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割牲而盟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

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

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

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

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故

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

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

莽遣五威將軍王琦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

下言當代

欺惑眾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

大風毀莽王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王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

子臨為太子

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

書其惡

前書朱安世曰商山之竹不足以盡伐隗囂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為言也

天下昭

然所共聞見今畧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

母

尚書曰惟天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

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

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

以文飾之前書銳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

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傳心大哭

昔秦始皇毀壞謚

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

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大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

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而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

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

歷紀六歲一以冠布告天下

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

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路絡

絡猶經絡也謂莽分斥郡縣斷割疆界也

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塊鋼山澤奪

民本業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 造起九廟窮極工作莽九廟一曰黃帝大

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昭王祖穆廟六

曰濟南伯王尊祖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祖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

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七十丈飾以金銅瑠

文窮極百工之巧工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

發塚河東攻劫丘隴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

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吏車赤轂

白蓋赤帷從騎騎四十人也 法冠晨夜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

寸侍御史服之 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焚

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刑 灌以醇醢列如之刑

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小叢并一坎而葬之 政令日變官

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嘗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 貨

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請挾五

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 吏臣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

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各川大澤此謂六也皆令

縣官主稅收其利 增重賦斂刻剥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

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以奇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為姦於外貨畧

為市浸漁百姓 上下貪賄莫相簡考民坐挾銅炭没人鍾官

莽時闕東大饑蝗人犯鑄錢五人相坐没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

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若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 徒隸殷積數十萬人

工匠饑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妄狂心益悖北攻強胡

南擾勁越

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分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期怨怒不附莽諷

狎犴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

西侵羗戎東摘濊貊

擄擾也西羗麗

恬傳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永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疆逮之皆亡

出塞為寇

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

地無類

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

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

饑饉之所失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

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繫虜此其逆

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

自誅刈

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

大臣反

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

涉曲

陽侯相之子也

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光秩宗陳茂

舉眾外降

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

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

平齊楚下蜀漢定宛維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

風中岳

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維陽

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

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

夷復其爵號

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毀其王為侯單于日服于高句麗日下句麗今皆復

其爵號

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

周禮日出日理兵入日振旅詩周頌日載

戰于戈載橐弓矢橐韜也臥猶息也

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

責

百姓負子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

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

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于向諭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丁綝為偏將軍從光武征伐綝將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畧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伐蜀漢而夾川穀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長沙中尉馮駿將各

請彭壘書拜駿為威虜將軍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

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

津鄉縣名所謂江津當荆陽之喉舌

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

張隆遣子畢將兵請彭助征伐光武以畢為率義侯

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
耿恭為戊巳較尉屯軍師後王城恭至部移檄烏孫

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
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
迎其侍子

袁紹爲冀州牧遣鞠義及劉虞子和與虞故從事鮮
于輔等合兵擊公孫瓚瓚固守易京攻之連年不能
拔紹乃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
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
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
非孤赤情之明驗耶豈悟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
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

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遂流注於橫集
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惻
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
雄豪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
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
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逞於余躬遂躍馬控弦
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下登界
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
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
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棊謀福豐有禮之

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蠹賊以
焚藝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
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
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
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
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
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旣欣于舊好克復且愍兆民
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
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
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

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易謀急
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
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
黨又烏丸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
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
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
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
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
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任入軍分兵撲蕩此孤兵之
前行及界橋擐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鐃

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恠遂舍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網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及紹擊破瓚定幽土每得詔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公

徙郡郵城曹公拒之紹乃簡精兵十萬攻許宣洩州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繇已終有望夷之禍汚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大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嘗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丐携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輪貨權門竊盜鬻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獠狡鋒俠好亂樂禍幕

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骨於是提
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
參咨策畧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
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
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
偏師獎賊威柄異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
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
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
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

魯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
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
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
兖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群虜亂
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
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
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
政爵賞繇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
談者被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
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

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具至
觸情放恣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
納故聖朝舍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
擅收立殺不候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
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較吏士親臨發掘破
棺裸尸畧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
丘中郎將模金較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
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以細政
苛條科防互設繒繳克蹊坑空塞路舉手挂網羅動
足蹈機阱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

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
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撻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
中正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禁逆
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
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
夷故使鋒芒挫維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
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奪中黃育獲之才騁良弓勁
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

其前荆州下宛葉而犄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
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漂炭有何不消滅者
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官
闕外稱陪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
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馮異為偏將軍從光武平河北更始遣舞陰王李軼
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東觀記僑字作橋將
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雒陽光武將北
狗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
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孟地名古統今以為津

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
曰愚聞明鏡所以昭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
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
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
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
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能
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
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
絕時更始大臣張卬車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却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故也四方分
離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

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
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
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
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隔伯升雖
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安乃報其書曰軼本與蕭王
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雒陽將
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論焉千載一
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
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
關拔上黨兩城天井關在大行山下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

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

攻諸畔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亭名

屬河郡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

其信效具以奏聞

魏張既為涼州刺史西平麴光殺其郡守既乃檄告

諭諸羗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

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

鍾會為鎮西將軍討蜀再破蜀軍蜀將皆退守劔閣

會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離

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

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
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
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
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跡
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
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
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五道並進古
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
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

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畧陳安危
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
困躋翼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
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
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羗方國家多故
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
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敵堂
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
之民此皆諸葛相壯一作狀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
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

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
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酖毒懷散而不變哉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
生惡死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
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逼
擒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預聞國事壹等窮
蹶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賢豪見幾而作者哉誠能
鑒成敗逸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
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
畝市不問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

儉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
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
知

孟達爲蜀宜都太守與先主養子劉封忿爭不和達
懼罪忿忿率所領降魏文帝遣夏侯尚徐晃與達共
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疎不間親新不加舊此
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
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蹈難種商白起
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
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

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也勢利所知改親爲讎
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
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
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
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呵斗爲
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
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
白出奔入而爲伯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
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
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繇

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
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
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
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皆禍猶皆如
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
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
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
不爲皆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
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
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

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存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卦不從達言五不交而誠之非非也自誠爲大夫晉石苞都督揚州諸軍事司馬文王遣符節孫郁使吳苞令參軍事孫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繇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戚載籍旣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

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繇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尅寧區夏協建靈符大命旣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於吳會自以控弦十

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輮輮沙漠南
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
枹鼓鼙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
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欵附自此以降九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
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
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
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茲四紀
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翊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
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

室文武桓桓志勵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
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畧神
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凌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
向奪其膽氣小戰江油則成都自潰躍兵劔閣則姜
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
竊號之雄稽顙降闕球琳重錦克於府庫韓并魏徙
號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深觀天
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羽
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
指山河自以爲彊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

也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
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
修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刳
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
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王相眷眷未便
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甲文王
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徃使所究也
若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徃錫追慕南
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
魏藩方功顯報隆於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

謀力雲會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
列江而西荆楊交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武步秣陵
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較燭日旌旗流星龍旂
躍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
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嗣
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
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
其猶豫迷而不反恐愈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
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爲通
華譚爲東海王軍諮祭酒會陳敏據江東命僚佐以

已爲大司馬楚公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華譚聞敏
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遣
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
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功而本性凶狡素
有識達貪榮于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
用凶弟外素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
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佑雖阻長江命危朝露
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燭匹夫
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
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使辱身姦人之朝降

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
莽朝魯連赴海恥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
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
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
徒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尚凶慈母仁明之教外
仗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旅故
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山然兵冢之興不出三世運未
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弟頑冗六品
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
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坐倪首

已受羈絆之辱皇與東軒行卽繫縮百寮垂纓雲翔
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幃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
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
橫江之津汎舟涉步瓜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業而
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耶小寇隔津音符道濶引領
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存
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
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
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汎舟渭汭擊
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

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南瞻長江非子
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榮等得書密報征東大
將軍劉準遣兵臨江竟破敏斬之

苟晞爲鎮東大將軍領青州時懷帝怒東海王越專

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

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翰公威震赫然梟斬

藩公師桑汲走降橋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

識明斷朕用委成加以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

詔委統六州而公謙介小節稽遲天命非所謂與國

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剪除國難

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日天步艱險禍難殷
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
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
督郡守官長湮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
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普衛猥被中詔委
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濟
黎陽卽日得榮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暉陳午等救護
諸軍州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
整爲賊所執宿衛缺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
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

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
責楚襄公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本朝雖
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
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
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
嶷破瑯琊北攻齊地苟統城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
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
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
至東山部衆皆降嶷晞軍騎奔高平
溫嶠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鎮武昌祖約蘇峻反京

形序元前傳微一
師傾覆嶠自武昌推征西將軍陶侃爲盟主赴難列
上書陳約峻罪狀移檄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
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
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僕輒屯次湓口卽日
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捷敗出告藩
臣謀寧社稷後將軍趙裔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
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
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
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
魂飛散嶠闇弱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精摧頽斷負

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
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
守褚延壽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
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
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那之暗隸
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
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
小吏耳登壇揮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
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
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

冊府元龜傳微一
卷之四百一十五
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羣賊今雖殘
破都邑有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祖約情性
褊阨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親殘酷驕猜權相
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
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
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
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
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標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
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仗人士之誠竹帛

不能載也豈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
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翼三將
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
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
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忠爲令德爲仁繇已萬
里一契義在不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
其督護翼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與軍有進而無退宜
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
舉留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
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

敗之繇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於仁公當如甯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網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備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

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

孔坦爲侍中成帝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大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戎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

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
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
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穴朝
廷每假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
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灾蘭艾同焚
賢愚所歎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季龍是
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
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
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
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

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况身夢之人能不憤慨哉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非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
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詞監率關右之衆輔河內
之卒申威赫魏爲國前驅雖實融之保河西黥布之
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明宰輔弘納雖
射鈎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舉侯之列或况二三子
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知影響有何遲疑今
六軍戒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龍螭爭先鋒鏑一交
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
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

不先鮮不後恨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朝廷遂不
果北伐人皆懷恨

